



A JI GAOBAI —————→ 怜心◎著

A级告白

原告被告都不愿触及真相，控辩双方相爱相杀，一切离奇且邪性。

继提供《诛三计》，制造《天价绯闻》之后，怜心再向世界《A级告白》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A级告白

怜心◎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 级告白 / 怜心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155-1548-9

I. ①A… II. ①怜… III. ①推理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7242 号

A 级告白

作 者 怜 心

责任编辑 李 健 张礼文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548-9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第一章	好巧，我的腹黑检察官 / 1
第二章	如果回忆能停止 / 26
第三章	所谓真相 / 48
第四章	假如从未忘记 / 66
第五章	第二次较量 / 85
第六章	孩子，对不起 / 104
第七章	爱情，大概来了 / 120
第八章	爱情的起点与终点，全是你 / 134
第九章	迷药的秘密 / 156
第十章	真相惊现 / 169
第十一章	案情反转 / 186
第十二章	原来是你，原来如此 / 204
第十三章	真相因果，浮生如梦 / 229
第十四章	有你，就像拥有全世界 / 251

第一章

好巧，我的腹黑检察官

徐文文再次见到陆晓东时，是在法庭外的走廊。他在几位女性法院工作者的簇拥之下谈笑风生，那倾倒众生的帅气模样让她几乎惊掉了下巴。她一度怀疑自己认错了人，因为记忆中的陆晓东虽然长得人模人样，但并不喜欢搭理人。

徐文文在一旁踌躇了很久，拼命在脑里搜索关于他的记忆。凭着对他黑色历史的深恶痛绝，她几乎百分百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她小学同学陆晓东。

小时候的陆晓东跟现在一样，长得白白净净，高高大大，但人品实在是个渣。

徐文文永远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在路边捡了个钱夹，里面有五百八十元钱。在当时是笔巨款。她站在原地等失主等了三天无果后，实在没办法跑去找学习委员陆晓东。陆晓东听闻她捡了这么一大笔钱，便拿出一个大汤碗。

她看着汤碗一头雾水。

他神秘地指着汤碗，说出一句高深莫测的话：“金钱如无物，何必惹尘埃。这世间的所有烦恼，全部交给我吧。”徐文文真为这事烦恼，便把钱夹放进汤碗后跑了。回家的路上她越想越不对，为什么要把钱夹给他？如果把钱夹交给警察还能换个全校通报表扬呢。于是她又纠结地赶回去找



他要回钱夹，谁知道那人渣不肯给她。

徐文文当时放下狠话说，陆晓东，有种明天到后山，我们决斗！徐文文当然不可能傻傻地跟他决斗，第二天她叫上了堂哥堂弟表哥表弟。那些堂哥表弟听说她被人骗了这么大笔巨款，都义愤填膺地跟了过去，甚至撂下狠话，一定要揍得陆晓东在床上躺足三天。七八个人威风凛凛地跑到后山等陆晓东。徐文文着实想不到，陆晓东来了，却只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她妈！最后，她被她妈逮回家跪了两个小时后。

徐文文当时跪着搓衣板，气得牙痒痒地对天发誓，一定要报复陆晓东。从那以后，她总是想瞅准时机报复他，准备向老师打他的小报告，或是向他父母告他的黑状。可那家伙就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偏偏就是不犯错。报不了仇的徐文文只能在班里故意跟陆晓东对着干，明里暗里向同学编他的黑心史。可不管她怎么编，他就是不为所动，既不向同学解释，也不与她争辩。

这样一来二去的，因为他优异的成绩，同学也渐渐不信她了。

徐文文将思绪收回，看了眼法庭门口的陆晓东，叹了口气。

回想小时候跟他的数次交手，都以她失败告终。

现在，他们再次成为对手。

这孽缘实在是稀奇得很。

徐文文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哎，好久不见。”

他这才注意到她，上下把她打量了一番，反问：“我们很熟吗？”

熟吗？

不可否认，眼前的陆晓东比小时候长得更出色，身穿一身检察官制服，随便扔在人堆里都比较显眼。

徐文文笑了笑，向他伸出手：“我是被告辩护律师徐文文。”

“徐文文？”陆晓东怔了几秒，把手伸过去，同样笑着回答，“你好，我是公诉人陆晓东。”

双手交握，彼此都没有点破。

徐文文吃不准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我很期待跟您交手。”



“我也很期待。”陆晓东微微一笑。这笑容看似平常，可徐文文总感觉他笑容里有几分讽刺的意味。

“陆检察官常赢？”

“孤独求败中。”

“这次会如你所愿！”

“希望如此。”

两个人寥寥几句，火药味已经很浓。

法庭门打开，两人不再多言，带着资料走进。

这是一起强奸案。起因是富二代秦炜在 KTV 邂逅了侍唱徐馨。徐馨人美声甜，在 KTV 是头牌侍唱。富二代买春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可两个人在酒店交易后，徐馨却报警声称被秦炜强奸。

于是，一场诉讼出现了。

KTV 侍唱起诉富二代强奸。

秦炜的父母本来找的是徐文文的师傅、金牌律师何逸夫。可是师傅和师母不巧去度假未归，于是派她代理。师傅开庭前几天才从太平洋那边打来电话说，文文，师傅送你一句话，这世上有种规则你永远打不破，一切可见证据成立的即为真相。

徐文文对师傅的赠言不是很认同，可这句话却是当今律师的圭臬，一切证据凌驾真相之上。她这几天也拼命找证据，以证明富二代秦炜根本没有强奸徐馨。

法庭上，审判长宣布开庭。

徐文文再次望向陆晓东。他坐在公诉人席位上，而她坐在被告人席位上。他们之间就像小时候一样泾渭分明，划清了楚河汉界。

陆晓东起身发言：“审判长，原告徐馨于 2016 年 × 月 × 日在金城 KTV 结识秦炜，之后被他下迷药带去酒店强暴，徐馨被他强暴后报警。警察在徐馨血液里分三个时间段测出含有迷药成分的三唑仑及三唑仑的代谢物 α -羟基三唑仑。还有徐馨身上的无数伤痕，都能证明她被人暴力强奸。检方认为这些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申请法庭判被告人秦炜



强奸罪成立。”

徐文文起身反对，提起异议：“审判长，我方反对公诉人的指控，同时，我方有新证据呈堂。”

呈堂的证据是一段电梯监控视频。

法庭当庭播放。监控视频里，徐馨依偎在秦炜怀里说说笑笑地走向酒店房间。

监控播放完毕，徐文文说：“我方还有一位证人，是当晚酒店前台服务员，她已经向警察说明那晚自己清楚看到被告人与被害人举止亲密。根据酒店监控的视频加上酒店员工的证词，我们可以看出，双方是高兴兴地进入电梯。这是双方自愿进行的交易，而非我的当事人强奸。我的当事人只是进行不正当交易而已。”

陆晓东提出反对意见：“请辩方律师解释，为什么原告会伤痕累累？为什么自愿交易后她鼻青脸肿地报警说被人强奸？为什么派出所会立案？”

“法庭只认证据，谢谢。”

“既然法庭只认证据，那请辩方律师解释，迷药和性行为，以及那一身伤痕是不是证据？”

“现在有新的证据出现，新的证据能有力证明，原告与被告是自愿开房。既然出现新证据，出于疑罪从无，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原则，法庭应该重新评估控方的证据体系。”

“辩方律师在如此确凿的证据下，还能挖出一份这么离奇的证词，控方对真实性存疑，申请延后审理。”

徐文文对陆晓东的无计可施感到很满意。接下案子的时候，她就积极地搜集证据，帮秦炜做无罪辩护。酒店员工的证词对秦炜非常有利，她的证词加上酒店电梯内的监控视频都指向秦炜没有强奸。徐文文对这场诉讼有必胜的信心，接下来的一切，只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而已。

果然不出徐文文所料，审判长宣布休庭，改日再审。审判长庭后把她和陆晓东都叫到办公室。徐文文跟陆晓东来到办公室，审判长临时有事又跑了。



徐文文和陆晓东只能坐等。

办公室的气氛有些不寻常。陆晓东一直盯着手机，不用正眼瞧徐文文。徐文文酝酿了好一会，开口打招呼：“我是徐文文，你记……”

她刚开口，他就“哧”地笑了，头也不抬地盯着手机说：“这上面在播你。”

“播我？法庭直播？不可能啊！”徐文文好奇凑过去看，他手机屏幕上正播放着一头猪追一只老鼠的搞笑视频。

徐文文脸都气绿了。他说她是那头猪？打不赢官司也不用骂人吧？她不甘示弱地回答：“哦，也在播你啊。”

他终于看她，笑容清浅地反问：“你说你是这头猪？”

徐文文很想骂娘，但她保持理智：“不管我是不是猪，你都是那只老鼠。”

这话一出口，徐文文就后悔了，这等于变相承认自己就是那头猪。

他没有再搭理她，只是嘴角的笑纹越来越深。

两个人就这样坐到审判长回来。审判长先介绍了案情的进度，然后说：“根据目前的证据，强不强奸都很难说。但被害人申请了民事赔偿，且赔偿金额颇高。你们是否就这部分先行商议一下，因为被害人也没有请别的律师。”

徐文文说：“审判长，秦炜没有强奸，凭什么要赔偿？”

陆晓东不甘示弱：“审判长，被害人要的是公正，并不是金钱。”

徐文文意有所指，恐怕不是被害人要一个公正，而是某人想表现自己，所以拼命辩护。哪像我们律师啊，为了被告人的钱考虑……

陆晓东微微一怔，一本正经地看着她，问：“辩方律师好像想说自己世外高人，一门心思替被告人省钱？视金钱为无物？”

“视金钱为无物”这几个字着实让徐文文不舒服。

陆晓东见她脸色有异，再次笑了：“辩方律师真是高风亮节。金钱如无物，何必惹尘埃。嗯，既然如此，就把这世间的所有烦恼，全部交给我吧。”



徐文文不知道自己想笑还是想哭。

这本来应该是同学见面亲热交谈的场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男人还是这么渣！

审判长见两个人火药味这么浓，只好劝解：“两位先保持冷静。只有你们冷静下来，你们的当事人才能百分百信任你们的职业立场。”

徐文文火冒三丈：“我们必赢！”

陆晓东也不是吃素的主，站起身道：“如果辩方律师想凭一份证词就翻盘，那就拭目以待。”

审判长还想说什么，两个人已经负气走出了办公室。法院大门外，两个人等计程车，刻意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可是世事真是太会捉弄人，等了十几分钟后，才来了一辆计程车。两个人箭似的一齐奔向那辆计程车。徐文文按住前门拉手，陆晓东打开了后车门。

徐文文见他钻进去，不服气地喊：“我先抢到的。”

陆晓东已经稳稳地坐在座位上：“你可以问问司机。”

司机头大了：“两位不如商量好，如果方向差不多，一起走我也没意见。”

“我才不跟他坐一辆车。”徐文文已经气急攻心。

陆晓东毫无绅士风度地呛她：“你以为我想跟你坐一辆车？”

徐文文气到极点，反而狡黠一笑：“陆检，要不然我们抛硬币决定？如果你猜错了，把车让给我。如果你猜对了，我就让给你。”

她的笑容有点诡异。陆晓东思考了几秒，为防她有诈，递过一枚硬币：“你抛，我猜。”

“OK。”徐文文直接把硬币放在手背，用另一只手压住，“好了，猜吧。”

“这是……”他的“正面”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她不急不慢地打断他，“猜年份。”

“年份？”果然有诈。

“对，年份！”

“……”



年份怎么猜？硬币经常用，但很少有人会关注年份。但陆晓东因为有收集硬币的爱好，所以会习惯性地看硬币的年份。

陆晓东知道那个硬币的年份，却没有马上回答。

他想让她得意一会。

徐文文果然洋洋自得：“猜不出来就下车，我这个人很好商量。”她说完就拉开车门坐进去，态度不友好地冲他说，“陆检，请吧。”

陆晓东笑了笑：“1998年。”

“蒙的？”徐文文不信，拿起硬币看年份，果然是1998年。

陆晓东说：“这硬币正面是牡丹图案，1998年制造。徐律师，鄙人猜对了吗？如果徐律师让我猜正反，我可能会猜错，可你竟然让我猜年份。巧不巧，本人有收集硬币的爱好，不管什么硬币到手都先看年份。”

她本来以为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闲得关注硬币的年份，结果碰到了另类。

徐文文认栽，把硬币扔给他，拉开车门走出去。

司机启动车，载着陆晓东扬长而去。

徐文文冲着车大骂：“你才是猪！陆晓东，眼瞎，连我也认不出来！我是你的……”她还没有骂完，手机“滴”的一声，有信息提示。

她掏出手机翻开短信，手机号码是11位陌生数字。

短信简洁到只有七个字：老同学，好久不见。

老同学……好久不见。

原来他还记得她，原来他认出了她。

徐文文马上回复：“580，你好啊。”当初他骗了她580元巨款后，她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并坚持叫了几个学期。

短信发出后，很快又收到他的回复：250，你也好。

徐文文看着短信，很想再回，可转念一想，今天自己跟他的对抗已经失败了，兆头不好，只好放弃。她看着11位数字，存进电话簿，给这11数字的主人命名为580，并冲着580自言自语地说：“你才是猪。”



徐文文回到律师事务所时，秦炜的父母已经在会客室等她。她大概说了一下法庭上的情况。秦炜母亲于凤萍不耐烦问：“徐律师，何逸夫什么时候回国？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这官司会不会输？”

“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赢面很大。”

“徐律师，说句不好听的，你在业内也没什么知名度，还是个菜鸟。我们完全是看在何逸夫的面子才把案子交给你的。”

“我知道，所以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一定会努力。”

“光努力可不行，我要的是必赢。这官司我们也找几个律师分析过，他们都说我们必赢，你可别打输了。徐律师，说实话，我实在不放心把官司交给你，你尽量催何逸夫回来。”

“.....”

徐文文理解于凤萍的感受。她一个菜鸟律师，不管接什么案子，委托人都不会放心。陆晓东却是检方最新崛起的业内翘楚，虽然是最近一年才冒出头，却百战百胜。

送走秦炜父母后，徐文文又收到陆晓东的短信：老同学，吃个饭，谈谈案子。徐文文也正想找他套套话，于是欣然同意。

陆晓东约她晚上 11 点去金城 KTV。他约的时间地点都很奇怪，如果徐文文没记错，那是徐馨做侍唱的 KTV，晚上 11 点，也正是徐馨和秦炜相遇的时间。

徐文文到达金城 KTV 才发现，陆晓东已经在包房等她。

她直接去了包房，想看他要什么花样。

包房内只有陆晓东，且已经点好酒独饮。她第一句就讥讽他：“陆检，客人没来的时候，自己就先吃了，果然是好品性。”

陆晓东没有生气，起身把她迎到座位上，拼命夸她：“听说徐律师师承金牌律师何逸夫，真是名师出高徒。”

“知道我师傅的名号是不是吓了一跳？”

“嗯。”他微微一怔，“对，我真没想到。”他嘴角浮起一抹怪笑，“真想不到会在法庭上见到老同学。老同学，你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



“其实你也不错。”徐文文被夸得不好意思。

这次见面跟她预料的不同。她预料两个人一定会针锋相对，互相揭疮疤，把对方气个半死才罢休，结果陆晓东却把她捧上天：“其实跟金牌律师的弟子打官司，我有点底气不足。徐律师，先不说案子，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见面，实在应该喝杯重逢酒庆祝一下。用水代酒吧，我敬你。”

徐文文兴高采烈地喝下他递来的水，岂料一杯刚喝下，整个人便飘飘然。这回是真的飘了，手足无力，脑袋发昏。她睁大眼想看清陆晓东，但拼尽力气也睁不开。她感觉自己被陆晓东扶起来，然后走出包房。她靠在他怀里，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之后她感觉他们上了计程车，再后来的事，她通通知道了。

徐文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宾馆的床上，床边坐着陆晓东。

陆晓东见她醒来，一脸抱歉：“我不知道药力这么强，害你躺了好几个小时。”

徐文文意识到了什么，一骨碌爬下床，再查看自己的衣衫。她衣衫完整，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太不正常，对面的人渣给她下了药？她猜测自己肯定遭遇了什么，愤怒地拿起床头柜上的东西砸向陆晓东。

陆晓东一边躲一边喊：“按照正常的逻辑，你是不是应该先报警？”

徐文文气得半死：“我先杀了你这个人渣再报警。”她在房间找东西砸他，不管花瓶还是什么东西，绰起就砸。

陆晓东保命的本事很强，逃跑的速度更快，不管她怎么砸都砸不到他。他一边躲一边热情给她建议：“下回碰到这种事，你先报警保存证据，再想着杀人。”

徐文文懒得理他，抬腿就朝他下体踢去。

陆晓东被她攻击得受不了，连连高喊：“徐文文，你听我解释！”

徐文文已经被气得神志不清：“你解释啊、你解释啊，我又没有堵你的嘴。”她隔了几秒又喊，“你甭解释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

“所以说，你现在的智商还处在猴子阶段！”

“好！”徐文文最受不了别人攻击她的智商。她站定，直直地盯着他，



“你解释，我听。”

陆晓东总算松了口气：“这只是犯罪场景重现。所有的经过，都是被害人徐馨经历的。当她醒来的时候，是真的被人强暴了，而我却没动你分毫。”

“我凭什么相信你没有对我动手脚？你肯定看我花容月貌，所以打了歪主意。”

“怎么可能？再说了，我是检察官，我当然知道证据有多重要，所以我把我们昨天晚上的经过全拍了下来。视频文件我可以传给你。”

“你的意思是说你没对我不轨？”

“有视频作证，我有全程录影，结束时间是你醒来的时间。我完全没有一秒时间对你不轨。”

“行，你把视频文件发到我邮箱，我勉强相信你。接下来，我们谈案件。你的意思是秦炜对徐馨下了药，然后把她弄到酒店开房？”

“对，可是秦炜没料到药效太差，徐馨醒了过来，剧烈反抗。秦炜为达目的，直接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连反抗的力气也没有。”

“你又怎么知道不是徐馨在说谎？现在所有证据都表明徐馨在说谎！连酒店工作人员都能证明，秦炜跟徐馨开房的时候，徐馨只是微醉，但很清醒，她甚至还跟秦炜说说笑笑。也就是说，她根本没有中什么迷药。”

“徐文文，徐馨的尿液里测到了迷药成分。再说了，你也是女人，你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毁掉名誉？”

“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就像你小时候那么渣，现在却当了代表正义的检察官。”

“好吧，我服了你。”陆晓东哭笑不得地看着她，“徐文文，我只是想告诉你，秦炜绝对不简单，你最好别做他的辩护律师。”

“我也请你转告徐馨，这场诉讼我们一定会奉陪到底。并不是所有人跟她一样可以拿名誉换金钱。”

“OK，我不跟你谈了。还有，你猜我到底把你怎么样了没有？”

“我干吗要猜？你回家就把视频文件传给我。”



“NO，我现在不想把视频文件给你了，不如你报警吧，我可能对你真有什么不轨企图，或是已经达成了某种不轨企图。”

“陆、晓、东！”徐文文被他气得半死，“不传给我，你就是人渣！”

“哈哈。”陆晓东耸耸肩，“我从小就在额头上标着人渣一枚！”

“……”徐文文已经无语。

“要不然你骂我禽兽，衣冠禽兽更能体现我的基本属性。”

“……”

“徐律师，再会，不送。”

陆晓东得意地转身大步走出房门。徐文文掏出手机，准备拨打110。她想了想，又无奈挂断。她衣衫完整，并没有什么异样，那家伙肯定没得逞，她只能姑且相信他的话。再说了，他是检察官，知道强奸的严重性，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毁掉前途。她拿包走出房门，可越想越气愤，搭计程车的时候拨通何逸夫的电话。

电话一通，她就带着哭腔说：“师傅，有个检察官叫陆晓东，徒儿被他欺负了。陆晓东真是人渣，他从小……”

徐文文向师傅添油加醋地编造了不少关于陆晓东的黑暗史。电话那头的何逸夫听得一愣一愣的：“陆晓东真这么渣？”

“师傅，徒儿肯定不骗你，他就是个人渣，您一定帮我收拾他！最好让那个王八蛋在检察院无法立足，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绝对没有误会。”

“好吧，我过几天就回国。”

“你回国一定替我收拾他！”

“嗯。文文，不过我得听你师母的。她说什么时候回来，我才能什么时候替你教训那小子。”

何逸夫不仅是金牌律师，还是徐文文爸爸的挚友，他跟师母李芯怡的故事更是城中佳话。听说师傅当年也是因为打官司认识了师母李芯怡。论起师母李芯怡，那更是检察官中的翘楚、女强人，不管谁说起她都会竖起



大拇指。

师母不仅出身好，长得漂亮，业务上更是一把好手，十年间便从低级检察官晋升到首席大检察官。

有时候连徐文文都觉得师父比师母始终差那么一丈，所以师父对师母唯命是从是应该的。

徐文文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她洗完澡躺在床上，还忍不住给陆晓东发了个短信：580，你等着。

短信过了几分钟回过来：250，放马过来。

徐文文咬着牙回复：姑奶奶不用骑马，用脚都能踹死你。

房间里只有台灯发出幽幽的微光。陆晓东躺在床上看着徐文文的短信，咧开嘴笑了，手指灵动地回复：当心踩狗屎，摔个狗吃屎。

陆晓东着实没想到，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会是徐文文。

他跟徐文文是小学初中同学，本来老同学的容貌他已经忘了个干净。可因为当年那点小过节，所以他一眼就能认出徐文文。

那丫头跟小时候一样伶牙俐齿，外貌也还算中等，说漂亮勉强了点。

陆晓东手机响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听到徐馨在哭：“陆检，他们又有了新证据，我是不是输定了？”

陆晓东回答说：“我也没想到酒店前台员工会有那样一份证词，更奇怪的是，当初警察竟然把她给忽视掉了。按理说，她的口供非常重要。酒店员工说你被秦炜搂着开房时，意识非常清醒，还跟他说说笑笑。”

“怎么可能？陆检察官，你要相信我！”

“按照你的说法，你在 KTV 是第一次见到秦炜，然后他在包房点你陪唱，之后给你下了药，把你弄到酒店。”

“对。”

“我有理由相信酒店员工在作伪证，现在就看审判长愿不愿意相信。或者我们找到证据，证明酒店员工收了某种好处，才帮秦炜作伪证。如果这样，我们就赢定了。”



“陆检，我真的只能相信你了。”

“放心，出道一年，我还没有输过。”陆晓东当然确信徐馨是被人强奸的。徐馨身世十分可怜，年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姨妈家。据说姨妈对她十分不好，各种苛刻。她也受不了姨妈一家人的白眼，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好在她先天条件非常好，是个长腿美女，唱歌跟明星似的好听，所以才会 KTV 侍唱。在 KTV 她小有名气，追她的有钱人很多。所以陆晓东相信，她绝对不会因为那点钱诬告秦炜强奸。

徐文文第二天专门去看守所见秦炜。

秦炜 23 岁，英国留学归来后，几次醉驾，驾照被吊销。天天往 KTV 跑，不是打架闹事，就是纸醉金迷。

他的确前科累累，让人很难相信他没有强奸徐馨。

徐文文看着吊儿郎当的秦炜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为什么做你的辩护律师吗？”

“知道。”秦炜笑了笑，“钱呗。”

“对，就是为了钱，你父母出的钱很多，多到让人无法拒绝。”

“你很诚实嘛。”

“可你知道吗，这次有钱也捞不出你。”

“我知道。”

“你承认强奸了？”

“承认。”

“.....”

“怎么——”秦炜看着她，不经意地笑了笑，“我应该否认？”

“那你承认下药了？徐馨尿液里的确检测出迷药的成分。”

“承认。”

“秦炜，如果你每次都是这种态度，那我们无话可谈。”

“我做了，为什么不承认？”

“可是 KTV 门口的监控显示，她虽然在你怀里上的计程车，可是行走